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二十七

漢叔孫通說高祖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可試為之。度吾所能行者。通遂與所徵魯諸生及帝左右與其弟子百餘

人為綿蕝野外習行之。月餘，言於帝曰：可試觀矣。帝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趙憙，光武崩，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敘。憙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晉華恒元帝時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祭。宜於此脩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立郊祀

唐唐紹中宗時爲太常博士。韋后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 亦不

參設。容得換閏閫哉

賈曾為諫議大夫。睿宗即位將有事於南郊。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以曾言為然

張九齡為左拾遺。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

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顧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宋陳靖直史館。淳化四年正月。太宗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群臣當坐於朶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趍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群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喧譁過甚者並命糾舉從之

李至太宗時為秘書監。言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遂方嶽鎮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

者遂闕其祭。國家克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長吏以次為獻官。詔施行之

孫固為少府監。時神宗議尊僖祖為始祖。固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

祖壓之意。韓琦見而嘆曰。孫公此議。是以不朽矣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將以開樂置宴。頤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元。拜住英宗時為中書左丞相。初世祖始立太廟於大都。親享之禮未暇講肄。拜住奏曰。古

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祀此其時矣帝
悅曰朕能行之至治二年春正月孟享始備
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
崇天門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
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
觀拜住率百僚稱賀於大明殿執事之臣賜
金帛有差
吳澄英宗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
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

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第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序次而不考古乎

劉聞至正間為太常博士順帝將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

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國朝崔亮為禮部尚書奏言禮所以辯上下防奢僭也今喪葬之禮自公侯卿大夫至於士庶各有等第然其間儀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力雖有餘不許過度力不及者稱家有無不拘常例朝廷從其言

典銓

三國魏毛玠初為曹操東曹掾典選舉其所舉

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陳群為吏部尚書。文帝延康元年。以當時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

晉山濤武帝咸寧初為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居選部十餘年每一員缺輒啓擬數人隨帝意所欲為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品題前後選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時稱山公啓事

北齊辛術為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來典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

袁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而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愼。雖致停緩時進用多稱。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愼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真推心

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

唐裴行儉有人物之鑒。凡遇賢俊無不甄擇。高宗時為檢校司列少常伯。以選人益多。總章二年。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

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

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

魏玄同。高宗時爲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

以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

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

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

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

補署。五府辟名。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

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

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

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瞎阿私之弊乎顧畧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

宋璟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中宗之末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璟等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衆

其公

姜晦開元中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先是吏請託為姦領選者周棘藩扈內外猶不禁晦至悉除之示無防限處事精明其私相屬謁者輙發覺皆以為神由是賕賂路塞而流品有敘

崔祐甫德宗時拜中書侍郎初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剗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常衮當國懲其弊凡奏請一杜絕

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帝即位。首用祐甫。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

宋趙普事太祖為相。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帝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帝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

歸補綴。明日復進之。帝悟。用之果稱魯宗道嘗言於真宗曰。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

聖化矣。帝納之。及仁宗時。判吏部流內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爲姦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廡下。人便之

呂夷簡。仁宗時當國。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遂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帝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名种放故事。夷簡爲帝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

官。徐觀其能。遷擢未晚。帝然之。遂除擢州幕

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

無大過人者

王曾。仁宗時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

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

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

言

杜衍。仁宗時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內銓。

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既視事。即敕吏上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廳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名動京師

王質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問之。質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政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蘇頌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

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須前後掌四選五年吏不得以逞而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陳俊卿孝宗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後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

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帝乃名允文爲右相以俊卿爲左相元張思明拜中書叅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於仁宗勅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名見切責之思明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

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以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考課

晉。杜預為河南尹。以黜陟之課奏之。武帝曰。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於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舍

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擢六歲處劣舉者奏免優多劣少者敘劣多優少者左遷令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

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唐盧承慶貞觀初爲民部侍郎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嘗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一時稱之

趙宗儒德宗時爲司勳員外郎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殽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

良醞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佫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上聞而善之進考功郎中

宋雷德驤以戶部郎中典考校京朝官將命出入及秩滿受代歸闕事太宗嘗欲擇人爲河北轉運使患不能徧識其才德驤具羣臣功過之跡引與俱對於是下之賢否莫隱

五倫書卷之二十七

五倫書卷之二十八

周樊穆仲事宣王。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列國齊管仲用鮑叔牙之薦為相因言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生粟盡地之利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顔進諫以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平原廣城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

理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於是桓公命五子皆任其事而以管仲任國事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以霸管仲之力也及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仲曰公誰欲歟公曰鮑叔牙可仲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

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問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仲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晉咎犯事文公。公問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子羔見咎犯

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

祁奚爲大夫。請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君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

趙武爲晉大夫喜薦賢叔向稱之曰。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也

解狐與荆伯抑爲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抑可。簡子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抑爲守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践高位妨群賢路尸位素飡貪欲無猒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

也為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為忠臣頡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郁詭切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魏李克事文侯文侯且置相召克問曰寡人將置相魏成與翟璜孰可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

視其所不取五者是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克出過璜璜問曰吾聞君名卜相果孰為之克曰魏成璜作色不悅曰璜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璜所任也計事內史璜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君內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璜何負於魏成克曰不如魏成魏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

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璜逡然而慙曰。璜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得此人。則可無憂於敵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然變也甞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

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於是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秦百里奚爲大夫。嘗告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欲用臣。蹇叔止之。臣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誠貪利祿爵且留。用其言得脫。不用及於難。是以知

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漢蕭何從漢王之南鄭。韓信初歸漢。王未之奇。信恐不能用。遂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二日乃還。王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韓信耳。王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王從之拜信爲大將軍。

魏無知事漢王陳平自楚亡歸漢因無知求見王乃拜平為都尉或譏平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況平嘗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疑之名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國家事耳王乃拜平為護軍中尉諸將乃不敢復言

田叔為漢中守文帝初立名叔問曰公知天

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帝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髠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

罷救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
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之哉是乃孟舒所
以爲長者於是帝賢孟舒復名爲雲中守
吳公爲河南守聞洛陽人賈誼年十八能誦
詩書屬文名至門下甚愛之文帝初立聞吳
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徵以爲廷尉吳公乃言
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名以爲博士一
歲中超遷爲太中大夫
暴勝之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持斧逐捕盜賊

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令王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勝之東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因言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封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

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遂表薦不疑。徵詣公

車。拜爲青州刺史

王鳳。成帝時爲大將軍。以執金吾辛慶忌坐

事左遷酒泉太守。鳳薦之曰。慶忌前在張掖

酒泉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向

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畧威重

任國柱石。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帝乃復

徵慶忌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谷永。成帝時爲尚書。薦薛宣曰。竊見少府宣

材茂行潔。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寡私黨遊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願留神考察。帝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陳寵和帝時為廣漢太守。舉王渙為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顯由此顯名

虞詡。順帝時爲尚書僕射。以左雄有忠公節。上䟽薦之於帝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難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左雄爲尚書令。薦冀州刺史周舉爲尚書。既而雄爲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

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公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陳蕃。胡廣。事桓帝。上號薦徐穉等曰。臣聞善

人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伏見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威義。增光日月。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

鍾皓。桓帝時為郡功曹。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聞之曰。

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田歆爲河南尹。歆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得一名士以報國家。時洛陽种暠爲縣門下史。明日諶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名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遂舉孝廉

三國蜀。諸葛亮留軍漢中。參軍蔣琬爲長史。亮

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琬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後主以琬為尚書令。○初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吳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亮亦言之於先主。召見與語。大器之。乃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

魏。桓範。文帝時為羽林左監。薦尚書徐宣曰。

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隨世俗確然難動社稷之節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以宣為右僕射

盧毓明帝時為吏部尚書帝問誰可為司徒者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以暨為司徒

吳呂蒙稱疾詣建業孫權問誰可代卿者蒙

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都督代蒙

晉山濤武帝時掌選嵇紹早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濤啓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遂徵為秘書丞

劉弘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時弘欲以牙門將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以爲襄陽太守

謝安。武帝太元二年。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南陳徐陵。宣帝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抗表固辭。而推周弘正。王勱。張種。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勱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帝命舉

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之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

隋楊素文帝開皇中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素薦滎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

在華陰。左右放縱。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李綱為太子洗馬。顏師古少博覽精學。善屬文。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

唐房玄齡。太宗為秦王時。即授府記室。時府屬

多外遷。王恚之。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才之

婁師德嘗薦狄仁傑於武后。及仁傑與師德同輔政。數擠令外使。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

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狄仁傑事武后。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武后曰。欲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緼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武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

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張循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張嘉貞對。時嘉貞自平鄉尉免歸。人莫知者。循憲名與相見。咨以使事積時凝滯者。嘉貞

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奏。文出意外。他日武后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與之。武后曰。卿能讓賢。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内殿。奏對偘偘。后異之。遂拜監察御史。

蘇良嗣。高宗時為雍州長史。韋安石擧明經調乾封尉。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手。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

司馬有善政

劉憲爲太僕少卿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文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數名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

張說喜推藉後進。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始知集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

言。名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張嘉貞。玄宗時為相。性簡踈。與人不疑。内曠
如也。有嗜進者汲引之。䏻以恩終始。所薦中
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
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
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運貢音)
裴埴。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
監脩國史。埴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
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名臣。自它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故元和之治。百度脩舉。朝無倖人

韋處厚爲學士。敬宗嘗羞惋歎宰輔非其人。使究賊熾肆。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廊。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饋而歎

根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
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䕫厚曰。
度累爲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䕫厚具道
其由。帝於是復度兼平章事
宋范質爲宰相。奏太祖曰。臣聞爲宰相者當擧
賢能以輔佐天子。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
副使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歲滋久。覩
其公忠。誠堪毗倚。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
嘉納遂大用之

賈黃中。太宗時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素重呂端爲人。屬端出鎭襄陽。黃中力薦於帝。因留爲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皆賢之

呂蒙正。眞宗時爲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邪。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

妃既而用之。果稱職。常以一夾袋自隨。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耳。後致政居洛。帝祀汾陰。回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臣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夷簡遂至大用

王旦為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其

所薦引人未嘗知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之不知其所止帝命至中書問旦然後人知行簡旦所薦也旦自知制誥至爲相所薦士尤多及病求罷入見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之旦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旦久疾不愈帝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

之。見於延和殿。帝曰。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帝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旦薨歲餘。帝卒用準為相

畢士安。真宗時遷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

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材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帝曰然

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顔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顔後爲發運使。延貴亦爲閤門祗候。

皆號能吏

王曾當國。屢薦呂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曾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曾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命宣名學士草麻。太后從之

晏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

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一時之賢多殊所薦也

韓琦在相位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及罷相帝問孰可以為執政者琦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帝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帝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又屢薦歐陽脩而帝不用他日

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帝從之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抃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抃晚年執政

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無愧耳。范仲淹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陰薦韓億可用。仲淹既貶。仁宗以諭億。億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參知政事。

呂公著累乞致仕。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於便殿。帝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公著曰。知臣莫若君。

陛下當自擇帝再三問之公著遂引陳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百度周知天下良吉無如陳某者帝深然之遂大拜

富弼神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

蘇軾元祐初三上章薦陳師錫。謂其學術淵源。行己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擢爲秘書省校書郎

司馬光哲宗時拜相。嘗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安世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游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呂希哲經術操行宜備

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謂司馬光曰。經筵若得范淳夫来尤好。光曰。他已脩史。朝廷自擢用矣。頤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光問何故。答曰。頤自度乏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後除淳夫侍講

張浚。高宗朝與趙鼎共政。多所推引。從臣朝列皆一時望人。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

趙鼎自江西制置使入為參知政事。高宗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者荆門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帝乃名之。擢為祠部員外郎

史浩孝宗朝拜相。喜薦人材。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浩。帝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

元竇默世祖時初拜命名。奏對皆稱旨。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

名用之
崔斌性警敏多智慮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帝幸上都嘗名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允其請斌立馬颺言曰

有旨問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

王慶之至元中為淮東按察副使按行至海寧州。時臧夢解知州事。剛直廉慎而學問淵奧在官門無私謁。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夢解廉能抗章薦之後累官至廉訪使為元名臣

哈散相仁宗。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

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
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
恐悞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
帝問爲誰。朕能從汝請。哈散再拜謝曰。臣願
得張思明。思明明居官勤政。帝即日名思明拜
中書叅知政事。未幾陞左丞
月赤察兒順帝至元初爲宣徽使。時朝廷以
湖廣行省西連諸番。南接交阯。延袤數千里。
其間土沃人稠。思得賢方伯往撫安之。月赤

察兒躲哈剌哈孫以為行省平章事凡八年。威德交孚。洽于海外。及入為丞相。天下稱賢。世以月赤察兒為知人

五倫書卷之二十八